

❖ 国内首部人气最旺的女性网络小说 ❖

HOW MUCH
LOVE CAN BE REPEATED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²

完结篇

给男人最好的灵魂相遇，不如给他来一场色诱；
给女人最好的色诱，不如给她一场灵魂的相遇。

梁
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✿ 国内首部人气最旺的女性网络小说 ✿

HOW MUCH
LOVE CAN BE REPEATED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②

完结篇

给男人最好的灵魂相遇，不如给他来一场色诱；
给女人最好的色诱，不如给她一场灵魂的相遇。

梁
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. 2 / 梁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861 - 0

I. ①有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6663 号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. 2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美术编辑: 彭路军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版人: 樊国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 - 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3861 - 0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 | Contents

第一章 唯一的解药就是性吗 / 1

性是爱的升华。当爱飘忽不定、若即若离，随时会消失时，相爱的人之间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而此时唯一的解药就是性。越不安全了越想做，可越做却越觉得不安全。

第二章 千万不要去窥视阳台上的秘密 / 22

婚礼上，众星捧月的新娘无意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，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导致她突然间晕倒，以至于失去了腹中的孩子。在夜晚，既可以看见满天繁星，也可以看到泥泞的土地，这只决定于你是抬头看，还是低头看。

第三章 欲罢不能欲罢不能 / 40

据说每个人心里都有小三的倾向，只是没有遇到机遇。原来，月老的红绳是有弹性的，像一根任性十足的弹簧。杨小三与周友辉明明努力地已经爬出很远，可绷直的弹簧又使两人回到了原点。

第四章 男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/ 61

沙发中间偏后的位置，一片污渍引起了周友辉的注意。他伸出手摸了摸，似乎是最近才弄上去的，污渍还未干，带着点潮湿和粘腻，他用食指粘了一点，轻轻一闻，神情立马就变了。

第五章 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难题了 / 78

周友辉轻轻拍着她的肩膀：“你没回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该是怎样的关系？家庭的关系？情人的关系？金钱的关系？不是，却每一样占了一点，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亲爱的，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难题了，我怕你离开我。”

第六章 我没信心等你那么久 / 97

“你能娶我么？”杨小三看着他，“那你一定要抓紧。若是碰巧现在发生变故，碰巧孟婆打盹忘记给你喝忘魂汤，碰巧阎王爷打鸡血马上把事给你办了，投了胎也得二十二年后才能再站在我的面前。那时候我已经五十岁了，我没有信心能活那么久，恐怕也等不了你那么久。”

第七章 原来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失意人 / 113

“我刚刚告诉了您两层的关系。我之所以这么清楚告诉您，因为两个关系冲突。第一个关系，我是您的女婿；第二个关系，我是您情敌的男人。如果您承认第一个关系，自然就不会有第二个关系了，而我的条件是：我要进巨人集团。”丁聪说。

第八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 / 132

彭惠琴彻底垮了。她才知道已经无力去反驳，她曾经是个小三，从别人的手里将周友辉夺了过来，她只知做一个“摘花者”的努力和成就，却不知被盗者的无奈和心酸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这种辛酸她尝到了，痛到体无完肤、无药可医。

第九章 保卫婚姻保卫家庭 / 149

为了周友辉，彭惠琴必须收起她的骄傲，于是她低头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半个小时后白杨路的咖啡厅见。有一个关于你丈夫的好故事想跟你分享，若是错过了，怕你一辈子都会后悔。我现在就过去等你，记住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。”

第十章 男人啊，这就是男人 / 166

巨人公司关于周友辉出轨的消息越传越疯，彭惠琴顶不住了，没再来公司。一次电梯里碰到周友辉，杨小三忍不住终于开口说：消息是你推波助澜的？他低头默认了。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为的只是让把声誉看得极重的彭惠琴离开公司。他成功了，杀敌三千，自损三千，可他一笑而过，毫不在乎。

第十一章 到底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/ 184

一位专家曾经研究说，一个成熟男人可以一个月没有性生活，为了所爱的人可以再加一个月。但像柳青松这样生活在心爱女人身边，半年没跟她发生关系，用专家的话解释，他铁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了。可他不是，究其原因一个字，爱！

第十二章 就像毒蛇那样控制不住 / 200

肉体上的愉悦，可以通过好的技术和有效的外部刺激来达到。柳青松那年轻的身体和冲动能给她带来生理上正常的反应，而与周友辉一起却完全不同，明知不可为的事，却在见到他那一刻变得理所当然，明知会唾骂自己的迎合，却在他深入之后变得势在必行，甚至觉得一次远远不够，想要无数次，想要他永远留在自己的体内。

第十三章 用什么才可以拴住男人的心 / 213

彭惠琴明白，他的心已经死了，自己费尽心思挽留的不过是一个皮囊而已。她不甘心，即使周友辉只剩下了个躯壳，从上到下也得是她的。可是，周友辉的一席话让她越发不安。金钱和权力，似乎再也拴不住自己深爱的这个男人。

第十四章 杨小三难道真的是小三的命 / 225

此时，在巨人公司三十层的办公室里，关于周总那不得不说的北京韵事，再加上在网上被转载得铺天盖地的照片，传得沸沸扬扬。杨小三与周友辉由暧昧关系升级为正式小三的关系。口口相传之中，有一个人的滋味最难受——柳青松。

第十五章 男人与男人面对面去较量 / 242

男人与男人面对面，光是钱权的背景就已经定下了高低成败。在周友辉面前，即使柳青松是杨小三法律上的丈夫，明面上的赢家，可实际上他明白，他完全没有自信将周友辉视作对手。周友辉对自己永远是一种压迫，因为他有随时将杨小三夺走的力量。

第十六章 真的可以相爱到老吗 / 259

周友辉的信里写着：“答应我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，记得不要再超速开车，以后不会有人再帮你处理那一堆的违章记录；记得不要再率性地说话，你的美不是任何人都看得见；记得不要再对人太好，宠坏了一个丁聪，一个周友辉，别再宠坏一个柳青松……”

第一章 唯一的解药就是性吗

性是爱的升华。当爱飘忽不定、若即若离，随时会消失时，相爱的人之间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而此时唯一的解药就是性。越不安全了越想做，可越做却越觉得不安全。

这天夜里，张敏终于回家，她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刚到门口，门开了，宋林昆站在屋内，不由分说就将她揽入怀里。张敏挣扎了半天，宋林昆却怎么也不肯放手，反而越搂越紧。

最终，张敏放弃了挣扎，轻声在他耳边说：“如果你在五秒钟内不放开我，我就走，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宋林昆一听，赶忙放了手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敏敏，原谅我吧。我发誓，这辈子若是再出去混，你就阉了我。”

张敏挤了点笑容，也不管跪在地上的宋林昆，径直走进了屋。宋林昆赶忙走到了沙发前跪了来说：“敏敏，我真的不会再出去找人了……”

“三儿已经跟我说了。”张敏答，“你那破事我不想再听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想跟我说明什么？你被骗了，受伤了，所以再也不会出去鬼混了？你当我是什么啊，你家里的电器？你高兴就回来用着，不高兴了，就跑出去用别人的，我就活该在家里候着你？”

“敏敏，这次我真的错了。”宋林昆带着哭腔说，“以后再不敢了，咱们别离了好不好？一起过日子，经营我们的公司，再要个宝宝。”

“为什么你错了，我就该原谅你？浪子回头金不换？扯他妈的蛋！”

宋林昆听了，以为张敏是在试他，于是想也不想赶忙回答：“你说过的，只要我原谅你，你也就原谅我。现在我宋林昆承诺，若是以后你犯错了，我也一定会原谅你的。”





“不用以后了，我已经跟人睡过了。”张敏答。

宋林昆一听，苍白的脸上一愣，转而一笑答：“你说笑的。”

“谁跟你说笑了？”张敏一本正经地答，“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？”

宋林昆的笑容凝结住，许久才从震惊中醒了过来，一字一句像是从嘴里抠出来的一般：“我……不信，你……骗我的。你就是想试探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还不只睡过了一次。你都有女人了，我就不能找男人？”张敏昂着头。

宋林昆一下从地上弹了起来，毫不客气地一耳光扇了过去，嘴里吐出了一个字：“贱！”

宋林昆的一巴掌下手不轻，张敏右边的脸瞬间就麻木了，她看着宋林昆，竟笑了出来，答：“知道滋味儿吧，有多痛，可以分享一下么？我想知道有多难受，是不是与我当初发现你跟女人在床上鬼混时一样？”

“疯子！”宋林昆骂了一句，转身要走。张敏在身后叫住了他，宋林昆停了脚步，却没有转身，他心里也没了方向，只是知道心痛得厉害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为了避免再打张敏，他必须走出屋子，安静一会儿。

“明天上午九点，律师楼，我等你。”张敏在身后淡淡地说，声音苍白无力。

第二日上午的九点半，L市的律师楼，温律师此时正端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放着一叠资料。他低头看了看表，抬头看着一声不吭的张敏，终于开了口：“请问，他什么时候来？不好意思，我后面还约了人。”

张敏拨通了宋林昆的电话。电话响了许久，没人接听。她不死心又按了重拨键，反复了好几次，总算有人接了，却是一个陌生的冷冰冰的声音：“屯门派出所，你是手机主人的什么人，麻烦你来派出所一趟把人带回去，喝了不知道多少酒，现在还没有醒。”

张敏挂了手机，脸一沉起了身，跟温律师寒暄了几句，离开了律师楼。一个小时后，张敏开着车到了派出所，交了罚款，总算领到了人。宋林昆身上脸上全是鸡蛋大小的青块，衣服上全是吐出来的秽物，臭气熏天。估计昨夜里喝了不少酒，到现在酒还未醒，从民警手里接过他时，整个人压了上来，张敏差点没站稳。

张敏好不容易才将宋林昆扶上了车，衣服是完全报废了，用剪刀剪成了碎条，才将他的衣服脱了下来，又拿来热水毛巾仔细擦拭了好几次，总算擦



出了个人样来。身体干净了，身上的青瘀更大更明显了，张敏数了数，竟有十几处，看着有些心疼。

张敏走到了客厅，心情越发沉重，明明才初夏，却觉得又闷又热透不过气，于是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好几圈后，才翻到杨小三的数字，正打算拨，回头想着她最近日子也不好过，自己的烦恼一旦倾倒给了她，她就会为自己担心，于是有些于心不忍。正犹豫着，电话响了，周伟志打来的。

周伟志心情不错，语气轻松地问：“现在快十一点了，我没记错，按照正常的情况，手续已经办理完了吧。我工作马上就完了，开车从A市过来，正好赶到L市陪你吃午餐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？”

张敏听着，眼睛里的泪水又开始打转，声音哽咽，半天没有出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周伟志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紧张地问：“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没有离成？”

“嗯。”张敏点了点头。突然间，一双手伸了过来，紧接着一声响，手机砸向了客厅的液晶电视，玻璃碴子落了一地。张敏转过了头，见宋林昆正站在身后，一对血红的眼珠子正瞪得老大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，苍白的双唇被咬破，血正滴落。

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周友辉办公室的门响了，周友辉一边低头看着文件，一边应了声：“进来。”

轻轻脚步声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，一叠资料递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接了过来，一一签了字。签完了，抬起头，才发现来人是杨小三。即使一句话没说，仅仅看了一眼，周友辉心情甚好，放下了手里的文件，拿起了手中遥控器反锁上了大门，走到了杨小三身边，搂着她，低下头，轻轻一吻。

杨小三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周友辉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她耳边一缕碎发，轻轻替她绕在了耳背，请问：“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以后该少拿资料进来。”

周友辉笑了笑，眉毛轻抬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怕影响了你赚钱。”杨小三答。

周友辉低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她。

轮到杨小三纳闷了，于是问：“不对？”

周友辉摇了摇头。



杨小三又问：“心疼钱了？”

周友辉又摇了摇头。

杨小三继续问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周友辉笑了笑答：“我在想着，一天我需要签多少份资料才够？”

“这话真不像你这把年纪能够说出的。”杨小三下了判断。

“这把年纪才学会说这样的话，”周友辉意犹未尽地看着杨小三，“是迟了点。我记得以前学过能量守恒定律，这情话的程度叫做能量的大小，一辈子能够说的叫数量话。我相信每个人一辈子说的情话能量都是一样多的，可我现在才学会，数量自然有限，我就该在程度上努力琢磨琢磨。”

杨小三听了，终于笑了。久违的灿烂笑容像秋日的湛蓝的天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周友辉去了旁边的隔间，把心爱的茶具拿了出来，悠哉悠哉地泡起了茶。泡好后，递给了杨小三一杯。杨小三接了过来，一饮而尽。周友辉问：“味道怎样？”

杨小三答：“茶的味道。”

周友辉听了笑着喝了一杯。此时已临近中午，三十楼的阳光没有遮挡地照了进来，落在沙发上，周友辉抬起头看着，觉得特别耀眼，也特别舒服。

“我想请你帮一个忙。”坐在对面的杨小三突然说。

周友辉一愣，几秒后，恢复了笑容答：“不答应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杨小三起身要走，周友辉一把拽住了她说：“你啊，性子就是这么急，要走也得听我把话说完了。我只是想帮你将刚才说的那句话先去掉三个字，我就答应你。”

“哪三个字？”

“我，想，请。”周友辉一字一句地说。

杨小三一听：“爱帮不帮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在杨小三的面前，周友辉一贯是输家，没坚持几句他就投降了。

“帮我查下我二哥。”杨小三犹豫了几秒，终于说出了口，两个字：“性倾向。”

周友辉听了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起了身，一把将她揽入了自己的怀里，嘴里蹦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

杨小三一愣：“为什么要谢谢我？这句话应该是我说。”

周友辉低着头，许久说出了两个字：“信任。”

话音一落，吻已经上了来，柔情似水。

丁聪和周娇娇婚礼委托给了婚庆公司，压根儿不需要操心。学校的工作依旧轻松，每日里对着成堆的体育器材发呆。酒吧的工作进入了正轨，每天弹弹琴，非礼勿视，熬到下班，一百五十块到手。丁聪觉得这日子总算稳定了，等五一节婚礼办了，自己就可以安心等着宝贝儿子出生。

直到毛琼芳打来了一个电话，丁聪请假按时到了毛琼芳约的地点。丁聪去的时候，毛琼芳已经到了，坐在咖啡厅的一角。丁聪心里有些忐忑地走了上去，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。

“妈。”丁聪恭敬地叫。

毛琼芳听了，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，眉头紧锁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妈找我有什么事？”丁聪问。

“娇娇任性惯了，现在已经是这样了，指责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，我仔细想过了，还是盼着你们日子能够好好过。”毛琼芳说。

“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待娇娇。”丁聪赶忙表态。

毛琼芳没有笑容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，说：“这句话，你对上一任的丈母娘说过吧，现在的人都有一个毛病，没一句真话。一辈子还挺长，这年头谁能看清楚那么久的事情。所以，既然你也不能保证它是不是真话，就别对我讲，好好用实践来证明吧。”

丁聪听着前半句，心里一紧，可听了后半句，心里的石头又落了下来。于是，认真地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家的故事，我相信娇娇没有告诉过你吧？”毛琼芳突然问。

“过去的事，娇娇不想让我知道。”丁聪答。

“她爸很有钱，你父母一定告诉你了吧？”毛琼芳继续问。

丁聪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毛琼芳继续问：“你怎么看？会不会想着这是个好机会，你能够顺藤攀高枝了？”

丁聪一听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我只希望娇娇和我们的孩子快乐，其他的物质财富对我来说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顺其自然吧，娇娇的决定



就是我的决定。”

毛琼芳听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就好，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了。”

五一节前的一个星期，杨小三搬入了富丽堂皇的新家。倒不是她愿意，而是租的房要拆迁了，想来，与周友辉该做的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即使自己有些矛盾，可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既成事实。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既然“落草为寇”，也得有个犯罪现场，于是，寻了个周末正式搬家。

东西不多，几个箱子往车上一丢。出门的那一刹那，不知怎的，杨小三有一种卖身青楼的感觉，于是回头再看了破屋一眼，免不了嘲笑了自己一番。

熊猫车驶入小区时，车入不了保安的眼，像是盘问贼一样盘问了一番才放行。到了地方，折腾了十几分钟，来回跑了好几趟，终于把自己的“破铜烂铁”搬进了屋子，之后累得倒在沙发上，寻思着，有钱真他妈的好，沙发躺上去比床还要舒服。

这么一想，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已不知道时间，身上盖了一床薄被。杨小三一惊，立马坐了起来，这才看见对面的沙发坐着个人，一手捧着茶杯，一手捧一本书，除了周友辉还能有谁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杨小三眉头一皱，“按照国际惯例，不是周末都陪老婆的么？”

周友辉听了笑了笑答：“找了个理由就出来了。”

“你还真是会掐点，搬家时候不见人，搬完了你蹦出来了。”杨小三答。

“这儿该有的东西我都配齐备了，标准的拎包入住，你还需要搬些什么？”周友辉答。

“拎包入住。”杨小三一愣，反问：“那房租多少？”

周友辉听了，笑着起身坐到了她的身边，像变魔术一般，摸出了一小盒子递给了杨小三。杨小三一眼就猜到是枚戒指，没伸手接，嘴边的话憋了回去。

周友辉见了，开了盒子，很漂亮的一枚戒指，上面一颗“鸽子蛋”大的钻石。周友辉拿了起来，默默地看着杨小三，杨小三犹豫了半天，把右手伸了过去。周友辉不动，于是杨小三把右手缩了回去。停了一刻，周友辉伸了手将杨小三的左手拽了过去，对着无名指套了上去。

杨小三缩了缩手，低头看了许久，也不顾周友辉的面子，摘下放入盒子：



“我一直不喜欢戴这些，总觉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舒服。如果发现这种东西取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疯的。”

“你是个喜欢自由的人。”周友辉笑了笑，却没有生气。

“戒指，寓意就是个套字，上面的钻石就是个期限，寓意永久套牢的意思。你说说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哪个男人的戒指上有钻石的？女人却傻乎乎地要钻石，还得瑟地比着大小。殊不知，钻石的意思是永久套牢女人，套牢不了男人。这个戒指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这个小三的职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。”杨小三笑了笑。

周友辉听着眼神一淡，答：“今儿我不想谈这些。”

“你心情不好？”杨小三问。

周友辉听着点了点头，答：“过几天就是我女儿的婚礼。”

“这是好事情。”

周友辉听着，苦笑了一声：“女儿不认我这个父亲，不让我参加这个婚礼。你说，我这个人生是不是很失败，纵有万贯家财，却不能随心所欲；纵有儿有女，却不能享天伦之乐；纵有红颜知己，却不能长相厮守。”

“你背诗啊？对仗挺工整的。”杨小三问，“知道人为什么会伤心，因为要求太多。你说散尽家产，看能不能随心所欲？你敞开心胸，看有没有天伦之乐？你懂得取舍……”

杨小三没有说出口，一个浓烈的吻堵住了她的话。

下午六点，周友辉起身出了屋子。他必须要回家，那是他的责任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想起了件事，拿起了包，从里面掏了份文件递给了杨小三。

杨小三看了看周友辉，他微微低着头，从容淡定，看不出任何的表情。杨小三一丝疑惑，拿了过来，里面一叠的资料，资料的第一页是一张男人的照片。二十多岁的样子，皮肤黝黑，穿着军装，英姿飒爽。

“这是谁？”

周友辉停顿许久答：“你二哥的爱人，资料就在后面，你慢慢看吧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是真的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周友辉点了点头，见杨小三眉头紧锁的样子，忙安慰了一句：“现在的社会很包容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相信只要你二哥觉得幸福，你就应该祝福他才对。”

杨小三抬头，痴痴地望着周友辉问：“只要幸福就应该祝福对么？那你什



么时候才是幸福的？我想祝福你。”

周友辉一听眼就红了，他这个影帝级别的人，竟然没忍得住，一把就将杨小三搂入了怀里，他的力气很大，好像杨小三会随时消失一般。许久，他将杨小三抱上了二楼的卧室。

书上常常这么说，性是爱的升华。当爱飘忽不定，若即若离，随时会消失时，相爱人之间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而通常这种不安全感，唯一的解药就是性。越不安全了，越想做，可越做却越觉得不安全。

第二天，杨小三寻着周友辉给的地址，去了L市。将车开到楼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地方自己熟悉得很，没走几步，身后就传来了一串急促的脚步。杨小三刚一回头，正迎上张敏的眼睛像审贼一般看着自己。

“我在远处看了还不信是你，走近了真的是你？牧马人吉普，最便宜也得几十万吧，还是顶配。几天不见变化这么大？你啥时中五百万了？也不跟我汇报，找打！”说完，张敏用手敲了敲杨小三的额头说：“哦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以你的性子，即使中了五百万也不会买这种车。你别告诉我真的上贼船了！”

张敏一激动就滔滔不绝，杨小三开始后悔开这辆车出门了。今儿一大早跟刘秘书请假，不到五分钟，周友辉的短信就过来了，什么也没问只留了五个字：开那辆好车。

张敏盯着杨小三时，杨小三一脸心疼地看着她说：“才几日没见面，你的脸盘子小了一圈，看来我们俩的日子都那么不好过？怎么离婚没离成？”

张敏被说到了心坎里了，心一酸，眼圈子跟着就红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“没事。”张敏摇了摇头。

“这不像你的风格。”杨小三答，“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他不愿意离？”

张敏点了点头，慢慢伸出了双手，衣袖往上一提，几处青色的伤痕露了出来。伤痕有深有浅，不是一次留下的。

杨小三心疼，问：“他打的？”

张敏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想着以往都是自己打宋林昆，打得他身上伤痕累累，他都从来不还手，如今竟然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。男人的变化竟然如此大，连张敏也惊讶。

“那就离了吧，去医院做个伤痕鉴定，离婚的时候有优势。”杨小三说。



“我知道的，你放心。对了，你这次来L市，是不是来找我的？怎么不先打个电话。”张敏问。

“我有些其他事。”杨小三没将二哥的事说出来。

“那正好。你的事我还没有问个清楚，休想就这么走了。我现在有点事要出门，下午约个时间好好聊聊。”张敏说。

别了张敏，杨小三进了大厦，正是上班的时间，大厅里人来人往。杨小三径直去了保卫处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监控盘前，一边看着屏幕一边吃着花生。杨小三走上前，问：“大哥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一位叫方林虎的人么？”

男人抬头看了杨小三一眼，答：“有。”

“那他在么？我找他有点事。”

男人停了手里的动作，惊讶地将杨小三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问：“你是他什么人啊？”

“我是他朋友。”杨小三答。

“他朋友？那小子平日里总是孤僻得很，从来就不跟人搭腔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朋友。”男人笑了笑继续说，“他今日中班，你再等等吧，一会儿人就来了。”

杨小三找了一排长椅坐了下来。

张敏停好了车，看了一眼车位旁边已停好的奥迪Q7，走进了僻静的一家咖啡厅，角落里，她找到了周伟志。

周伟志起身，一脸的紧张：“总算见到你了。”

说着也不顾是在咖啡厅，一把抱住了张敏。张敏挣脱了他，转头看了看四周。周伟志低头看着惊弓之鸟般的张敏，心中自责起来。过了几秒，周伟志心一横，又将张敏揽入了怀里，一手托起了她的下巴吻了下来。吻完了，张敏的泪也下来了。周伟志慌忙地用拇指轻擦，一边擦一边心疼地问：“怎么了，宝贝？”

周伟志二十四岁的人生，一大半是在国外度过。中西合璧的人生观，让他保守中带着些激进，平日里父亲的威严，母亲的羽翼保护，在他中规中矩的外表下，骨子里的叛逆一旦被激活，眨眼就能放大数十倍。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宝贝”，心中已决定，即便是所有人反对，他依旧不会放弃。



“他不同意离婚。”张敏答。

“那就递给法院判决好了，起诉离婚。”周伟志答，“你放心，无论怎样我一直会守在你的身边。这样好不好，我在L市买套房子，你先搬过去住好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如果他不同意，法院可能会拖很久。我很自私，我不想你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。”周伟志答。

“你觉得，我们能……”张敏嗓子发疼，努力地咽了口唾沫吐了三个字：“一起么？”

周伟志一听，顿时像个刺猬般竖起了全身的刺，眼眸直直地看着张敏问：“难道你改变了心意，不愿意离了？”

张敏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抬头就迎上了他一个浓烈的吻。那一刻张敏明白，那一夜的缠绵不是一场虚无的春梦，不是一次意外的出轨，他们有放纵的开始，却没有放纵的结束，不知不觉中两颗寂寞的心已经从肉体的愉悦升华到了精神共鸣，爱冉冉升起的时候，欲望之火将燃烧得更加浓烈。

此时在张敏的心中，她不停地问自己，能输得起吗？

上午十点多，方林虎左手拿着菜包子，右手食指套着自行车钥匙圈，哼着歌走进了保安室。“小方，你总算来了，美女等你很久了。”

杨小三听见了，赶忙站了起来，看着方林虎。二十出头，黝黑的健康肤色，礼貌地一笑，露了一口白牙。身上的保安服已旧，洗得发白，却熨烫得非常平整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

“您好？”方林虎点了点头，“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很客气的语气，“您”和“你”之间发音非常标准。

“我能跟你好好谈谈么？”杨小三问。

“对不起，我好像不认识您。”方林虎答，“而且我现在在上班，如果是很重要的事，麻烦您就在这里讲，如果我能帮您一定会帮的。”

杨小三没答话，旁边的男人抬起了头，替杨小三答了话：“小方，你就跟着去吧，看你工作都好几年了，愣没一个女孩子找过，今儿好不容易候来了一个，我迟会儿下班，个人问题大于一切。”

方林虎听了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双手有些不自在地放在身后，对着杨小三